

铺喜床的女人

弋 铎 /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铺喜床的女人

弋 铎 /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铺喜床的女人 / 弋铎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6. 10
(文学福田)
ISBN 978-7-5360-8119-2

I. ①铺… II. ①弋…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54690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李 谓 安 然
技术编辑: 薛伟民 林佳莹
封面设计: 林 希

书 名	铺喜床的女人 PU XICHUANG DE NURE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市先域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莲塘鹏基工业区 702 栋 A 型底层、第二层)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7.5 1 插页
字 数	162,000 字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contents

铺喜床的女人/001

手 术/059

香 火/075

寻找梅林/119

月亮破了/183

张生其人/201

醉 酒/215

后 记

——How about the next? /232

铺喜床的女人

—

三月的王家畈已经开始绿了。草苗儿从濡湿的泥土里冒出来了，一点一点地，昂着头，竖着脑袋，拱破覆盖了一个冬季的白皑皑的雪被，像个淘气而又发了倔劲的娃娃，很执拗地钻出来了。枯败了两个季节的泡桐树，也抖擞着身子，抽出嫩黄的芽尖儿，很傲气地睥睨着一切，就钻出黑黑的枝条的蛹壳，舒展着身子蜕变过来了。村东头那片被称作“海”的湖，会不时发出一声两声的脆响，那是冰块儿已开始解冻了，厚厚的冰层慢慢变薄了，透明了，能看见里面多少年多少代的水在那儿显现了，太阳一射到那层脆薄的冰面上，就像琥珀那样流光溢彩、晶莹剔透了。有长嘴尖喙的小鸟儿，双脚攀着好像不堪重负的冰层，朝着已开的湖面啄食着小鱼儿了。过了惊蛰，各式各样的小虫儿就全活络了，螭螭蛄、蝈蝈儿、叫蝈儿。刨开腥湿的黑土，还有蚯蚓在地里拱翻开了。一切就好像全睡醒了似的，揉着惺忪的睡眼，

打着呵欠就全起来了，就怕错过了春天的太阳似的，一个个就比着赛着穿好了衣裳爬起来了。

冰消雪融的时候，海湖的水草就全挺直了身板，呼啦一下地全绿起来了。这个时候，那两只雪白的天鹅就又回来了，舒展着翅膀，远远地在海湖的那一头，闲适地互相梳理着对方的羽毛，有时候甚至脖颈缠着脖颈，在海湖里旁若无人地泅着水，自己玩耍了。没有人知道那两只天鹅从哪里来，就连村里的那个白头发的老婆婆，也说不清是从哪里来的这两只鸟儿，好像多少年多少代就有了它们了，就像村子里总有一个白发的老婆婆一样，好像多少年多少代我们的王家畈就有着这样一个白发的老婆婆了，多少年多少代讲着传下来的故事，多少年多少代都是相同的故事，多少年多少代王家畈就一直是这个样子了。只是西山的坟堆里每年又添了几座新坟，而山脚下王家畈的村子里，又有了几家婴儿的哭声。多少年多少代就这样过来了。

过了第一个农忙时节，就有王家畈的女孩子嫁出去了，哭哭啼啼地。可是小孩子追着接女孩子的牛车，看着那些邻家开始出远门的姐姐的表情，回来学给妈妈听的时候，说她们的泪眼里还是有着笑意的，有些掩不住的开心的，妈妈们就会低了头抿着嘴，也是藏不住地笑了，也不解释给孩子们那矛盾的让人捉摸不透的面容的，把一腔的不可思议扔给糊涂的孩子了。

也有女孩子接进来了，从此就住在王家畈了。赶着牛车的那小伙子也是孩子们熟识的，在这一天就收拾得人模狗样了，穿着就像偷来的新衣裳，浑身不自在地耸着肩膀，可是脸膛是红红

的，就像得了什么宝贝一样，就像接了个姑娘回来自己就是个人了一样，就不许孩子们跟着唤小名儿了，狗刨儿、屎蛋子、拴绳子，就真得恼了，就穿了那身干净整洁的像偷来的衣裳，撸着长长的袖子，提着拴了一根新皮带的裤子，龇牙咧嘴地作势拿着什么石子儿要打孩子们了。总有大娘老姨们会拦住，冲着孩子们撒一些花花绿绿的水果糖，孩子们就抢了糖果，一哄而散了。到了晚晌，那家屋里就飘出了酒香和肉香，几口大锅烧制了扑鼻的菜肴，王家畈的大人们就带着调皮的娃儿，也穿得体体面面地赴席去了。

二

小玉也被请到了女人们的主位上，笑嘻嘻地坐下吃席了。

我们王家畈吃席的主位是有讲究的。一般主位有两桌，第一桌的主位上全是男人，畈里德高望重的老人、村长和新事家的父辈和祖父辈。第二桌的主位上就是女人们了，也是畈里活得有些年头的长辈，村长的婆姨，以及新事家的母辈和祖母辈。小玉是畈里年纪轻的媳妇，她能被请到主位上，是因为她是新事家的福人。福人在我们王家畈的婚事上是很受器重的，小玉甚至在每回的新事席上都可以不用送礼钱的（虽然她在主人的一再拒绝和坚辞下，总还是送的），却照样受人尊重而且能坐在女主位上呢！

小玉嫁到我们王家畈有几个年头了，她顺顺当当地生下一女一儿以后，畈里所有人家承办喜事的时候，就会喜冲冲地请着她

去了。她就收拾好了自己，穿了嫁过来的那年陪过来的碎底红花的新衣，洗净了双手，到新事家的房里铺床叠褥去了。她的头发还是乌油油黑亮亮的，脸盘还是圆团团的，一笑起来眼睛就眯成了一条长长的眼线，看着她要多喜庆有多喜庆的。马上要成婆婆的新事家的女主人就拉了她，有意无意地揉搓着她的手，好像要把小玉的喜气也沾上了似的，领着她就直奔新房的床那儿去了。

我们王家畈的喜事是有很多名堂的，这铺床的一招就是相当重要的。床是新人的，是组合成一对夫妻的起始，是把两个不相干的男女结成一家子的地方，是以后年年岁岁的日子里生儿育女的地方，是困了、乏了、病了、痛了甚至死了，都一直要依靠的地方。白发的老婆婆说，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三招就是人生最重要的事了。白发的老婆婆又说，夫妻打架不记仇，床头闹完床尾和，这个床有多大？就像一个家一间房一样了，连吵架的夫妻都离不开床就好的了。这铺喜床的人就有很多讲究了：得是父母双全的，得是公婆健在的，得是有儿有女的，得是夫妻和美的。在往年，铺喜床的总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一年，德根娶亲可是王满家给铺的；又一年，长久接新媳妇，就是王凤岭家的给铺的……可是自从小玉生了第二个娃儿喜礅以后，那一年德培娶媳妇，德培妈就硬拉了小玉给铺的喜床。德培妈的大嗓门在整个王家畈直嚷嚷，小玉啊，你可得给我们家德培铺床啊！你是有福的人啊！嫁的第一年生了喜凤，这第二年就生了喜礅！会生的都是先生千金后生仔——咦？要不怎么管男娃儿就叫后生哩（德培妈为自己的大发现很激动很兴奋，在大腿上狠劲地拍了一巴掌）！你是公

婆健在父母齐全啊，你和富义过得是和和美美，出双入对啊。你不给我们家德培铺床还能指望谁？小玉红着脸垂着头，就像西山里盛夏时节开的野桃一样，饱满的果实都快把树干压弯了，小玉羞得头都快低到了丰满的胸脯上，好似海湖里那天鹅的脖颈，都已经承不住了。小玉就从随嫁过来的箱底里拿出了那件火红的碎底红花的衣裳，梳了整整齐齐的发髻，随了德培妈，一路喜洋洋地去了。

在接新媳妇的头一天，那个有福气的女人就得把床铺好的。在新事家里盛了干净的水来，还要用香喷喷的胰子净了手，用镇上买来的一条崭新的毛巾揩干净了，就开始郑郑重重地铺床叠褥了。嫁妆是早两天就由女家拖过来的，铺的、盖的、枕的，一应俱全。村里白发的老婆婆说，早些年，新床上的嫁妆都是新媳妇自个儿做的。绣的龙，描的风，一针一脚密实的针线活，就可以看出女人的精巧和能干来，就可以推测出女人的性子和脾气来，甚至还能猜出女人的心思来——那一针一脚里缝进去多少寂寞和紧张，绣进去多少羞涩和憧憬呢。可是现在，大多都是现成的了，什么网套、被里、被套、枕巾，镇里都是有卖的，就看不出女孩子的活计来，就推不出女孩子的脾性来，就猜不出女孩子的心思来了。

小玉净了手，开始往腾空的炕上铺褥子。炕是新打的，看得出砖泥新垒出的痕迹，已经瞟过了放置在那张大柜里的嫁妆了，她晓得该怎么铺陈。先垫了薄一些的毛毡子，可以隔去砖炕的潮气。她记得娘家是土炕，用土坯打的，占了满满的半间屋，小时

候全是在炕上度过的，吃饭、睡觉、拣豆子、做作业，甚至出嫁前在妈妈的教授下缝制自己的嫁妆，都是在那个厚厚实实的土炕上过来的。可是现在时兴砖炕了，德培妈说，砖炕多好呀，又牢实又便宜的，到底还是新东西好呢！铺齐了毛毡子，然后开始铺棉褥子，棉褥子用绿底团花的粗布缝制了，来来回回还用粗针大线裹了一道。小玉想，德培的新媳妇是个讲究的女孩子，这样缝的褥子，棉花不会裹成团了，不会这里一个疙瘩那里又一个疙瘩了，不会在晒褥子的时候，怎么也擻不顺溜了，那些不听话的棉花也不会再从布缝里钻出来跑出来，扬得满院子都是了。铺了厚厚的几床棉胎褥子，开始抻床单了，床单肯定也是在镇上的供销社买的，是时兴的确良，橘红底子上起大朵大朵的牡丹花，炕上一下子就鲜亮起来了。牡丹花的花朵是朱红色的，连叶子和枝干也是桃红和石榴红的，在炕上开得鲜鲜艳艳，晃得人眼睛都觉着了喜庆。德培妈在一旁笑着问，这闺女家真会挑东西吧？连牡丹花都是红红火火的呢！小玉也陪着笑，是个漂亮姑娘吧？德培妈说，真的，倒真是个俊俏媳妇，也是个团团脸，看着是个福相哩。两个人就那样你一句我一句地唠着话儿，就把床铺利索了。小玉把麦草装进大红尼龙枕头袋里，抖开两个马褥子准备搁置在床尾处，从折叠的马褥子角里就飘出来一张簇新的五元钱来。小玉羞红了脸，看着德培妈，婶子，这……太破费了。小玉是知道规矩的，铺床的人都是有一份酬劳的，是不能推却的。可是她没想到德培妈会给她这么多！这让她多少有点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了。五元钱！那是富义要到地里苦干多少天才能换来的，那是家

里的几只母鸡下一个多月的蛋才能换来的。德培妈看着小玉，拦着小玉的手，你拿着吧，我就是看着你喜庆，就是想把你的喜庆带给我们家的德培两口子，就是想沾着你的光让他们两口子一辈子和和美美的过日子。

小玉就红着脸走掉了。回来后给婆婆和富义看那快被她捏出水来的五元钱，脸上还是有掩不住的喜悦和自豪的。可是公公沉了一下脸，婆婆就说了，今晚去吃席，让你公公给德培家送上七元钱吧，咱可不兴占人家的，虽说铺床的是该给喜钱，可是德培妈也给得忒多了，别让人觉得咱们眼小啊！小玉就顺从地递过了那张钱。

那天晚晌，小玉就真看见了德培家的新媳妇，长得真是俊。脸就是那种老人说的最显喜气的团团脸，圆圆的，软乎乎的，还带着没脱净的一点婴儿肥，可是皮却绷得紧紧的，好像一碰就能挤出水来。眼也是圆圆的，又大又亮，骨碌骨碌地不安分地转着，显得要多灵气有多灵气。新媳妇小金被带到小玉面前来了，拿着一盏酒盅，德培妈说，这是富义嫂子，你的新床就是她给铺的，小玉是我们王家最最有福的女人，有儿有女，上人健康，和富义也是和和美美的，你可要像小玉一样呀！小金就大大方方地唤了小玉一声嫂子，拿着酒盅喝尽了。小玉看着小金，也夸了她，我看着你做的针线活儿，看着你挑的东西，真是很能干很有眼力的呢。然后小玉也满干了新人的酒，她偷眼看了看德培，那个新郎官美得只晓得在那儿傻笑了。

三

我们王家畈的人大都不记年份的，都是按这一年发生过的大事来记日子的，然后就有了大家说事的年轮。比如，王满和自己的媳妇讨论第一个娃儿的出生年份，两口子就会说，不就是富义和他爹到西山里差点迷了路的那一年？富义和他爹去西山是从没有迷过路的，可是那一年雪下得太厚了，雪铺得满山满树都是一片白了，分不清哪儿是哪儿了，爷俩就闹不清方向了，畈里能走的年轻后生都去巡山找他们了，富义娘急得头发都快白了，才十二三的小富仁也要扶着娘进山去寻哥哥和爹了，到最后爷儿俩终于还是走了出来。那事可是王家畈的大事，可算尽人皆知，而且也没再出过第二回的，所以那一年的年轮就是以他们爷俩迷路的事来记忆的。还比如长久问，畈里开始承包土地是哪一年的事，长久的媳妇就会回答他，不是八十八岁的祖婆婆歿了的那一年？祖婆婆歿了，是那一年我们王家畈的大事，王家畈只有那么一个活了快九十年的祖婆婆，她的丧事办得可风光了，一说祖婆婆歿了的那一年家里有过什么事，人们就像穿绳排线一样，一行行地就都想起来了。真的，有了好记忆，多少往事就算不得往事了。王家畈就是这样一路顺顺当当地过下来的，就像三百年四百年都是这样过下来的。

过了很多年，人们不记得德培和小金结婚的年份了，可是那一年，在王家畈发生的重要的事，在记忆的年轮里刻下的痕迹，

就是富仁的腿摔折了！

富仁不是我们王家畈的人，那一年和他父亲流落到我们王家畈的时候，他大概才五岁。听口音像是河南还是山东的，这到底也没让走南闯北多年的王满爹琢磨出来。他们爷俩到的时候，整个王家畈已经睡着了，家家户户都吹了灯上了炕了，可是五岁富仁的撕心裂肺的哭声还是把整个王家畈吓醒了。大家披着衣裳循着声音找到青石板桥上，黑咕隆咚的，可是在月牙儿灰白的光线下，还是看清了一个话音都吭不出来的男人和一个半拉子孩子瘫在石桥上。那个男人浑身瘦得只剩下一张皮了，偏偏肚子还是鼓囊囊的，就像有孩子的女人。王满爹说，可能是血吸虫病哩。可是长久的爷爷说，应该是吃了观音土的。两个人有点互不服气，一个仗着走的地多，一个仗着见的人广，可是有一点是一样确认的，那就是不管怎么样，那个大肚子的男人可能是救不活了。王满的娘问，你婆姨呢？男人张开了嘴，用尽了气力大声地说，跑了！王家畈的人到现在还记得他满腔的怨愤吐出的这个词，多少悲伤多少心酸，多少绝望多少凄凉。吐了这个词他就过去了，遗了一个哭得死去活来的娃儿，连家乡和姓氏都没交代一下，他就撒手走掉了。富义的娘可怜那娃儿，就抱了孩子。村长想了好久才憋出那句话，富义娘，要不你就把孩子牵家去吧。村长的声调是商量的语气，可是村长的口气却是不容商榷的决定。村长是干部，干部总有干部的想法，干部是国家的干部，干部的想法就是对的。为什么村长不让别家的人把孩子领了？不是因为那孩子就扑向了富义娘的怀里，不是因为富义娘就先搂住了那孩子，如果

德培娘先搂住了那孩子，村长也不会让德培家收养这可怜的娃儿的。村长是思索过的，干部是要先想好才说事的，村长想，这王家畈就只富义家人丁单薄，就只富义家只有富义这么一个娃儿，富义娘都嫁过来十年了，肚子不知怎么就再没大过。这村里家家户户都是一大堆的娃儿，虽然这世道不太好，听说全国都在闹饥荒，可是总不能忍心看着这娃儿，走了母亲殁了父亲活活饿死吧？王家畈可是个仁义的村子，村里白头发的老婆婆说过，自打有这个村子以来，就没见过不仗义的人！村长就又安排几个后生仔抬了那男的用席子卷了去了西山，那片古老的坟场就终于添了一把外乡人的尸骨了。新坟孤孤单单地和原住民的阴宅们遥遥相对着，坟上还堆了几把青草，可是问孩子，连自己的父亲叫什么也是说不清的，连自己的家乡是哪儿的也说不清的。富义娘搂了孩子，在新垒起的坟上叩了几个头，叹着气，就把那个新取名唤作富仁的孩子带进了家。

也没有人故意说起富仁的身世，王富义家的爹娘对两个孩子也并不是两般模样，一样调皮一样挨打，一样吃面一样喝汤。可是富仁的眼里总还是有一股桀骜不驯的光，总还是有一股拒人千里之外的神情，那种冷冷清清的光闪着一股寒意，让人有点无所适从得不寒而栗。你不知道他到底在琢磨些啥，王家畈的人是没有这种眼神的，王家畈的人都有点害怕，不知道这个外来的孩子将来会不会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来，会不会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来？王家畈的人是有点惧怕他的，因为不管怎么说，王富仁到底不是王家畈的人，虽说是喝王家畈海湖里的水长大的，虽说也吃

过王家畈西山上的果子，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可他到底是个不知道出处的野孩子，是个不知道故土家世甚至姓氏的野孩子。谁都不知道他的祖先是怎样的人品，谁都不知道他的血脉是怎样的渊源。

过了十五岁，富仁就长得和富义一样高了。那一年富义已经二十了，出落成硬邦邦的小伙子了，那一年二十岁的富义就娶了同样二十岁的小玉了。小玉就知道这一个不是婆婆亲生的小叔子了，可是也同婆婆一样把富仁当亲人待了。婆婆一直有点不大不小的毛病，可是婆婆是个仁义的人，不是说娶了儿媳妇就把家里大大小小的活计都交给媳妇的人，婆婆就是腰酸背痛也是要起来做活的。挑水、烧火、搓绳、喂鸡，哪一样活儿婆婆也是不闲着的。小玉也说，娘，我来干。可是婆婆答应着却还是身体力行地干。村里白发的老婆婆说，从好久好远的日子过来，王家畈就是个仁义的村子，就没有婆婆虐待儿媳妇的那一套，王家畈是个敬老慈幼的地方，王家畈是个上天都保佑着的地方，那一年山东河南闹水荒，黄河都淹了县里了，可是大水在王家畈打了个弯，连地皮都没浸湿，就冲到下游去了，还有那几年全国闹饥荒，就是小富仁来的那一年，听说有的地方都吃死人了，可是王家畈就着海湖里的鱼，就着西山上整片整片的野果林，就着西山上的野畜，三年都熬下来了。

婆婆伺候完了小玉的第二个月子，就有点累着了，抱着喜墩的手就有点哆哆嗦嗦了，腰就有点挺不住了。公公是个粗心的人，虽然脾气不大，可是从没有关心过女人的事。富义也是个没

长大的男娃儿，别看娶小玉有两年了，是一儿一女的父亲了，可是连媳妇都还不知道怎么心疼呢，更别说娘了。只有家里从来不吭不哈的富仁留心了，只有他一声不响地夺了娘手里的活计去做了，而且还用不满的眼光瞪着小玉了。

小玉自打过门以后，就听说了富仁的事情。生了喜凤做了母亲以后，就越发对富仁的身世可怜起来，有好吃的，除了公婆丈夫，就是富仁了，连自己的孩子都没越过小叔子呢。可是富仁对她从来是不冷不热，甚至正眼都没瞧上过小玉一眼呢。小玉觉得自己的热脸贴着了冷屁股的委屈，可是富义对她说，富仁打小就是这个样儿了，你别看他说不清自己的家乡和姓氏，可是他对自己怎么留在王家畈的事记得可清楚了，他就记得是咱娘把他搂在怀里的，他就记得是咱娘把他领进咱家门的，他就记得有咱娘一口吃的就有他一口吃的。那几年闹饥荒的时候，娘也偏心过，给爹和我吃的是红薯面汤，娘和他吃的就是地菜疙瘩。娘说，总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就只有那么一点红薯，就只想给自己的男人和娃儿了。可是，富仁抱着碗吃得津津有味，那么小，就知道把自己碗里的地菜疙瘩匀给娘，还怕娘吃不饱。娘说，就那一回，眼泪就唰地出来了，就觉得自己不仁义不地道，娘说，从那以后，就把富仁当自己的肉了。调皮作乱了，和我一样地挨扫帚打；一家子吃饭，再难，也让我和他吃得一样好，一样吃馍喝汤。富仁是只向着我娘的，他虽然和我好，和爹也好，也听话孝顺，可是他心里最疼的，只有咱娘。

小玉说，我不在乎他对我好不好，可是，他好像就没我这个

人似的。看人的眼神多冷啊，就像你是一团空气似的，让人觉得不自在。

富义说，他打来我们家就是这脾气，对谁都那样，哪里的哪个小孩子都不来往。不过，你看他干活真是一把好手，什么活计在他手上都做得漂漂亮亮的，不知道他怎么就这样聪明，上学的时候成绩也不怎么样，可是天生就是干活的料。

小玉抱着喜墩看着婆婆有点不忍负痛的身体，想着富仁对她有点不满的眼神。她想，小叔子可能是怪她坐月子劳神了婆婆了。她的唇咬得有点紧，放下熟睡的喜墩就来到婆婆的房里。刚才长久的媳妇坐了一会儿，说县城里有一个中医，医术相当不错，她想她一定要带婆婆去看看。婆婆勉强支起了身子，这么多年了，可能那一年生富义就落下了毛病，要不然不会卡了壳，至少也生个两个三个的。小玉就劝婆婆，我娘说过，女人就是下身寒，所以要暖的，要把下身暖热乎了，就不会有毛病的。婆婆还是被说动了，富义就陪了娘去了县城。那一天就是公公、富仁和小玉在家，小玉做了满满一锅的酸汤面，偷眼还看了看富仁的脸色。富仁抱着碗吸着面条，小玉拍擀的面条又筋道又糯实，富仁稀里哗啦地吃了两大碗。晚晌的时候，富义和娘回来了。娘说，什么老中医，就是个术士吧？刚解放的时候，破除迷信要打的那种人吧？对病人来说，他就像是变魔术的，好像凭他一张嘴就能把你的病医好的。小玉问，怎么了？他开的什么方子？富义就摇着头，他说娘是生我的时候落下的毛病，要用天鹅蛋的黄，和着鸡血藤研的粉，一起吃掉。老中医说了，娘的痛病是因为血脉